

仇英评传



林家治 著

中国·苏州

古吴轩出版社

人们对仇英的评价，主要是受到审美时尚的制约，我们应当超越各种舆论的局限，还原一个真实的仇英。



仇英评传

◎ 林家治 著

中国·苏州
古吴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仇英评传 / 林家治著. — 苏州 : 古吴轩出版社,
2017. 5
ISBN 978-7-5546-0841-8

I. ①仇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仇英 (1506—1555) —
评传 IV. ①K825. 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04213号

编 委 会

主 编 : 林晓红

副 主 编 : 沈 臻 邵 民

编 委 : 葛 雷 吴昱颖 沈 青 裴多菲 乐鑫鑫

责任编辑 : 陆月星

装帧设计 : 王 旖

责任校对 : 仇晨晨

责任照排 : 王 旖

书 名 : 仇英评传

著 者 : 林家治

出版发行 : 古吴轩出版社

地址 : 苏州市十梓街458号 邮编 : 215006
[Http://www.guwuxuancbs.com](http://www.guwuxuancbs.com) E-mail: gwxcbs@126.com
电话 : 0512-65233679 传真 : 0512-65220750

出 版 人 : 钱经纬

印 刷 : 苏州市大元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: 787 × 1092 1 / 16

印 张 : 19

版 次 : 2017年5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书 号 : ISBN 978-7-5546-0841-8

定 价 : 9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。0512-68668773

雅俗之间

——林家治《仇英评传》的学术新高度

正是“江南春笋趁鲋鱼，烂煮春风三月初”的时节，展读林家治先生新著《仇英评传》，感觉作者的吴门画派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。

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，风景秀丽，物产丰饶，经济繁荣，人文荟萃，明清时代随着社会城市化、商业化的开展，依托商业城市的经济发展，江南地区的文化艺术出现了新的面貌。江南是文人画的发轫之地，宋元时代文人画新潮涌动，至明清时蔚为大观，由偏师而为主流。在顶礼膜拜者的心目中，文人画代表中国画传统的特质，甚至成了中国画传统的别称。苏州是明清江南地区的重要城市，通过以沈周、文徵明、唐寅、仇英为代表的众多苏州画家的艺术活动，形成了成就卓著、影响深远的“吴门画派”。“吴门画派”将文人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境地，开启了中国画发展历史的新篇章。

文人画是中国画历史发展极具特色的现象，文人画被看成中国画传统的代表，其实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。随着中国社会剧烈变动，或推崇文人画，或批判文人画，往往成为社会变动时的应对策略，文人画成了文化符号，甚至政治符号，与文化的浮沉起落、政治的变幻沧桑相关联，与文人画艺术的本身反倒是关系不大了。无论推崇还是批判，究竟对文人画是否有真正的理解，实在值得怀疑。

“雅”、“俗”之分成为区分文人画与非文人画的标尺。不少研究者认为，“雅”、“俗”、“文”、“野”之分，便是“清”、“浊”、“高”、“下”之分，便是文人画与非文人画之分。固然古代中国文人基本性格确实有着强烈的“反俗”倾向，然而文人画真正是纯“雅”，是非“俗”、反“俗”吗？历史证明，那种纯“雅”、非“俗”、反“俗”的文人画，只不过是不同历史情境中的理想形态，是出于对政治权力或者经济权力压迫的反抗或者逃避而构建出来的“桃花源”和“乌托邦”，并非历史的真实存在。

明清时代绘画作为文化商品深入到社会日常生活之中，绘画交易成为普遍

的现象，书画市场繁荣促使新的文化消费群体出现，在原本官僚文人、富商大贾消费群体构成的社会空间之外，分化出新的、更加广阔的社会空间。以市民为主体的新的文化消费群体出现，形成明清社会的一大景观。雅俗互动、雅俗合流成为时代的趋势，社会城市化、商业化，社会越来越“俗化”，与此同时，崇尚风雅的文人士大夫与附庸风雅的商贾市民亦极力推动“雅化”，高雅的文人与低俗的商贾关系日益密切，雅与俗既矛盾对抗又依赖合作，不少倡言“雅化”的文人画家，实际生活中也不可避免地投身商品经济“俗化”的潮流之中。

豪富巨商介入书画艺术领域，以雄厚的资本推波助澜。文人与商人的合作，雅俗互动、雅俗合流得到了强化。雅俗互动、雅俗合流破除文人的畛域之见，推动文人画“雅”、“俗”、“文”、“野”相通相兼。繁华的城市聚集众多画家，不少拥有学识的文人，仕途升迁或者进入宫廷无望，又缺乏雄厚的经济资本，想要维持比较优裕的生活，卖画鬻文换取物质的利益乃是现实的选择。这些生活在城市中的文人画家，其社会地位与一般市民和手工业者并没有根本的不同。他们与作坊的画工、画师相友善，一起从事绘画创作，文人画家和工匠画家合流，进一步推动了雅俗互动、雅俗合流。直至19世纪晚期，上海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商业城市，仍然延续这种雅俗互动、雅俗合流的趋势。雅与俗的对抗与交融，构成了文人画的巨大张力，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获得了发扬光大，延续了文人画的前卫传统，发扬了文人画的前卫精神。从苏州到上海，从“吴派”到“海派”，雅俗互动，雅俗合流，开枝散叶，推陈出新，为中国画艺术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强大的动力。

林家治先生新著《仇英评传》选取“吴派”画家当中雅俗合流、文人和工匠合流最具典型意义的画家仇英作为传主，细致梳理画家仇英的生平经历，勾勒仇英从籍籍无名的工匠到名震艺坛的画家的成长过程，解决了不少仇英生平悬而未决问题的同时，还对书画市场的作伪风气，对市民消费的情色绘画大胆地进行了研究，公允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使得这部《仇英评传》有了坊间众多“吴派”研究著作未有的亮色。

绘画作为商品因广受欢迎而获利丰厚，画工、画师乃至文人画家纷纷模

仿名家画作，乃至制作假画售卖。苏州地区假画制作流行，渐成风气，形成人称“苏州片”的假画。所谓“苏州片”，狭义地说是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中期即晚明到清中叶苏州地区制作的假画，广义地说可以是延伸到19世纪，乃至20世纪即晚清到民国时期苏州地区制作的假画。“苏州片”假画亦有层级之分别，并非全为粗制滥造、不值一提的仿品赝品，不可一概而论，嗤之以鼻。有的“苏州片”假画或有底稿，粉本来自当时流行的名家画迹，甚至可能有一些仇英这样的大家参与绘制。“苏州片”虽系伪托之作，但与原作十分接近，是了解明清绘画的重要材料。“苏州片”假画还对书画传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晚清上海的一些画家，无法见到明代画家的真迹，不得不采用较为精良的“苏州片”假画作为学习的范本。明代后期社会风气奢华淫靡，流行市井情色绘画艳俗而又雅丽的画风，为明清仕女画，乃至描绘男欢女爱的“春宫图”所仿效。不少春宫画托名为“唐寅作”、“仇英画”当非偶然的现象。仇英的人物画、仕女画乃至“春宫图”的作风影响后世，承袭不乏其人，除民间广泛流传以外，甚至传入宫廷，成为宫廷绘画的一种图式。以“苏州片”为代表的假画、以“春宫图”为代表的市井情色绘画，与唐寅、仇英等“吴派”画家的关系，假画、市井画对于中国绘画历史研究，乃至文化史、社会史研究的意义，《仇英评传》已发其端，有待后继者进一步开展研究。

“三十六陂春水，白头想见江南。”林家治先生出于对乡土文化的热爱，多年坚持吴门画派的研究，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绩。《仇英评传》展现林家治先生的吴门画派研究达到新学术高度。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先生在古稀之年，犹笔耕不辍。学无止境，祝愿林家治先生百尺竿头，更进一步，不断有优秀的研究成果问世。

陈瑞林

丁酉清明写于北京

（作者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，著名艺术史学者。）

目录

序 雅俗之间

——林家治《仇英评传》的学术新高度 陈瑞林

第一章 立足苏州府/1

第二章 结识文先生/8

第三章 二试湘君湘夫人图/15

第四章 拜师学周臣/20

第五章 初有建树后/29

第六章 客居项氏家/41

第七章 昆山绘大作/92

第八章 辉煌的一页/119

第九章 寻访“苏州片”/179

第十章 精品走天下/195

第十一章 长卷成系列/222

第十二章 历史故事画/232

第十三章 摹古与创新/241

第十四章 难得花鸟画/248

第十五章 仇英三考证/255

第十六章 留居陈官家/271

第十七章 来去如迷雾/279

第十八章 图表识仇英/288

后 记 写在《仇英评传》出版之际/297

第一章 立足苏州府

大明正德年间。当时的苏州府，凭借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以及外国经济的刺激与渗透等诸条件，在经济、文化方面已完全摆脱了大明前期萧条、滞涨的情状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、万马奔腾的景象。苏州经济、文化的许多方面远远超越诸多地方，成为全国经济、文化的重心之一。特别是苏州传统的丝织、刺绣、缂丝、制扇、玉刻、木雕、髹漆、造园、书画及装裱等手工业兴旺发达，引人注目。

当时，全国各地的士大夫阶层、富商豪绅，甚至许多退位官员、文人学士纷纷到苏州来安家落户，过着富有奢华又清净省心的日子，这就极大地推动了苏州两方面的迅速发展：一是造园业。富商豪绅和退位官员来到苏州，选一块风水宝地，邀请最优等的画师、工匠，规划营造私家园林。一时间，造园成风。拙政园、网师园、有竹居、弇山园、东园、桃花坞、东庄等，就是当时的代表作。二是书画业。由于苏州传统的文人学士所造成的根基深厚，加上外地来苏州加盟的书画家锦上添花，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书画艺术家。据李维琨《明代吴门画派研究》（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）不完全统计，明中期苏州著名书画家占全国近一半之多。最著名的有杜琼、吴宽、王鏊、史鉴、杨循吉、沈周、祝允明、都穆、文林、唐寅、文徵明、张灵、王宠、徐祯卿、吴伟、陈淳、周臣、文伯仁等。这些书画家的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书画业、书画营销、装裱、颜料、纸张业的发展。苏州俨然成为全国的书画业中心。

苏州桃花坞，便是全国经济、文化重心的中心。桃花坞位于苏州城西的阊门，这

里人口密集，水陆码头繁华，灯红酒绿。这里店肆林立，手工作坊云集。画匠、漆工、各种手工艺人在此地大显身手，他们以聪明才智日夜描绘着人间天堂的多姿多彩。

在如此繁华热闹之地，多几个人少几个人根本引不起人们的注意。可是，有一位年纪十六七岁的小青年，他那认真好学的举动引起了路人们的关注。只见他有时坐在阊门城门口，仔细地察看着来往的人们，然后专注地在置于木板的纸上画画改改，一画就是大半天。有时，在附近的书画店里也能见到他。他和书画店的老板、伙计们混得很熟，居然能端坐在柜台前，对着繁华的街景绘画。当然，他起先并没有这样好的待遇，只能坐在店面门口的地上。后来，店老板见这个小伙子聪明伶俐，根基固实，心生喜欢，便让他进店堂观赏名画，又让他坐到柜台前写生。小伙子十分知趣，每天在画好的数幅写生画中，抽出两幅赠予店老板。店老板自然不客气，竟将小伙子的画挂出来出售，每幅也能赢得一些碎银。这使小伙子分外激动，觉得自己的功夫没有白费，多少有市民百姓在关注、欣赏自己的画了。

这个小伙子就是仇英。仇英，字实甫，号十洲，苏州府太仓人。史籍上没有具体记载他的生卒年月，约摸出生在弘治年间，卒于嘉靖年间。具体哪一年生，哪一年卒，争议较多。当代泰斗周道振先生认为，仇英生于弘治十三年（1500），卒于嘉靖三十一年（1552），终年52岁。（见《朵云》第五期，周道振《与林家治同志商讨》）大贤徐邦达先生考证，仇英生于弘治十五年（1502），卒于嘉靖三十一年（1552），终年50岁。（见徐邦达《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》中《仇英的生卒年和其他》）学者胡艺则推定，仇英生于成化十八年（1482），卒于嘉靖三十八年（1559），终年77岁。（见《朵云》第五期，《读林家治〈仇英穷苦的一生〉后》）

综上所述，周道振与徐邦达意见相近，胡艺则是另一种意见，认定仇英寿命不短。

仇英出生在太仓一个乡镇的普通百姓家中。（从目前考证来看，尚无确切说明）父亲应是位老漆匠，仇英七八岁时就追随父亲学手艺。由于聪明肯学，短短几年，他不仅学会识色、调色这些漆工必须要掌握的手艺，天长日久，也逐渐能协助父亲做图案设计、雕梁画栋这些高级的漆匠手艺。仇英时常跟着父亲走村庄，特别是去富裕人家干漆工。时间一长，有时父亲病了不能出工，仇英也能独当一面代父干活。



仇英画像

其实，仇英喜欢漆工生活，那样涂涂抹抹，成就了一件件活计，还能挣钱活命。但在仇英稚嫩而开放的心灵里，早就埋下了爱好画画的宏愿。他从学习调色、设计图案中感悟到，自己更适合画画，如果能改行从事绘画，一定能出落成一名别具风格的画家。当时，苏州城里沈周、周臣、唐寅、文徵明的画名已响彻天下。他们作品的复制品传到乡镇来时，仇英会站到这些作品前看上半天。特别是当乡亲们纷纷夸赞这些精美绝伦的作品时，仇英的心中更是激情似火，发誓一定要将学习绘画当作毕生的事业。

于是，少年仇英有空就自学绘画。有时用树枝在地上画，用笔在墙上画，画了就涂掉，涂了再画。他总觉得自己画不好，与那些大师们相比差距太远了。他难过，但并不灰心。他自小就性格倔强，发誓要做的事，决计会努力下去，一定做到。当时，在乡间流行一种叫“二踢脚”的游戏，即是单脚直立，将另一只脚横放在支撑脚的膝盖上，然后孩子们互相撞击为乐，谁的个子较小，通常都会被撞得人仰马翻。这本来是大块头爱玩的游戏，但瘦弱的仇英在这种游戏中总是能坚持到最后。他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诀窍，就是比较能忍。当大块头向他撞过来的时候，他要么迅速躲闪，跳到一边，要么就咬紧牙关，不管被撞得多么摇晃，他支撑着的双腿始终咬住地面不放松。这样时间久了，大块头往往反而忍受不住腿脚的酸麻，长叹一声认输。

生活中的仇英也是如此。对于绘画他自小爱好，抽空就偷偷描绘，有人物，有山水，有瓜果，有花卉，无不绘制，无不欢喜。当然，他最喜好绘制的还是人物画。画得好时，仇英会自我欣赏，暗暗窃笑；画得不好时，连忙撕了重画，直画到自己比较满意为止。仇英每天随父亲外出打工回家，放下工具，连手也来不及洗，就在天井里将纸一摊，把一天最有感受的东西画出来了。父母见了也从不阻拦，觉得这是儿子的正当爱好，理应鼓励。只是父亲感到隐隐的不安，因家境贫苦，没让儿子读书。后来，让私塾先生教过一段日子，也只不过认得几个字，会写写自己姓名几个字而已。

就在仇英长到十五六岁光景，他心中的愿望终于像一股湍急的山泉爆发了：他要去苏州城里打工，他要向苏州城里最出名的画师学习，拜他们为师，一定要画出世上最像样的作品！

父母知道儿子倔强的性格，拦不住儿子的雄心壮志，就只得默默为仇英打点行装，准备了一份盘缠，仇英便孤身一人来到了繁华的苏州城。

在苏州城，仇英无亲无故。聪明的仇英选定了苏州阊门外的桃花坞。他从没来过桃花坞，却早听说这里是人间天堂。如今来此地一看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只见这里手工作坊云集，商业店肆林立，翠袖三千，灯红酒绿，市贾五更不绝，简直把仇英看花了眼。更令人可喜的是，这里居然漆工、画匠比比皆是，俨然是漆工画匠大显身手之地。初来乍到的仇英毫无名气，自然只能以漆工为谋生之本，只有先立下脚头，生活有了着落，才能考虑其他。于是，他来到一家规模较大的漆匠铺做工。店老板见仇英年纪虽小，手艺不凡，十分高兴。包他吃、住，另有工钱支付，仇英觉得只有暂且如此了。

仇英干活十分卖力，每项活计做得又快又好，店老板自然喜欢，常常会加付他工钱。

做了一段时间，仇英感到自己凭漆匠生活立足谋生，已毫无问题，对店老板也无甚意见，只是觉得长此以往，时间全都花费在干漆匠活上了，没有一点时间学习绘画，这和自己的愿望完全相违背，仇英心中自然不甘。

考虑再三，仇英终于向店老板提出，自己只做半天漆匠，另半天要派其他用场。店老板好说歹说也无济于事，虽然并不满意，也无话可说，觉得像仇英这样漆艺高超的小伙计，只要不离开店铺，以后还可以有办法让他做满工的。

二

从此，仇英经常腾出半天时间进行自由学习。他觉得满苏州城，整个阊门桃花坞都是一幅幅拼接起来的画，截取任何一段都可以作为自己绘制成画的蓝本。而且，这些画无须添加，都可以成为人间气息浓郁、妙趣横生的图画。只是现在还没有将这些图画绘制出来的本领。也许是仇英从未在城市里生活过的缘故，他总是觉得一切都是那样新鲜，那样生动，那样生机勃勃，又那样充满活力，他观不够，选不尽，画不完，经常忘了时间，忘了吃饭，有时甚至忘了下午还要去漆匠店铺上班干活。

仇英什么都画，但画得最多的是人，一个人，三五个人，一群人都能成为他描

摹的对象。仇英觉得那些房屋、店铺、街巷、小桥流水、城门都是物体，没有生命，比较容易把握，画起来自然容易些。那些在街上流动着的人，即便是站着，他也在变动着。他的表情、动作、要求、欲望，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，最难评判，也最难画好。但仇英就最喜欢画最难的东西，画各种各样的人物，各种人物的姿态、表情、行为，这些成了仇英绘画的重点内容。画得快一点，一天也能画三五张。拿现在的话说，那就是人物速写。画店老板十分欣赏仇英的人物速写，来者不拒，一概收购。由于这类画生活气息浓厚，价格便宜，出货很快，所以画店老板要求仇英多创作些同类作品。另外一些佛画和古代名人肖像，因为老百姓喜欢，在逢年过节时最受追捧，画店老板也希望仇英能多画些。

仇英自然领会，便经常去寺庙、庵堂，描摹阿弥陀佛、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地藏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和大日如来等诸多佛教形象。还画了西园寺的济公活佛、寒山寺的寒山拾得。寺庙庵堂的方丈、住持见仇英如此认真描画各尊菩萨，都夸赞他佛心深厚，功德无量，并必得果报。仇英万分喜欢，将所画各留一张给寺庙庵堂留作纪念。

仇英还到旧书摊上寻找旧书上的古代先贤、名人画像，并照此绘制。其中有孔子、老子、孙子、伍子胥、诸葛孔明、唐太宗、杜甫、李白、陆游、花木兰，也画吴道子、郭忠恕、李思训、李唐、赵孟頫、刘松年等他所喜爱的书画名家。拿到书画店，店老板一看，特别欢喜，有的舍不得出售，便珍藏起来，等喜庆节日来临再出售，这样可以卖个好价钱。

初学时的仇英，自然并不过于在乎挣钱的多少，只要能多少赚点钱就好。他将挣得的钱大多积存起来，托人捎给太仓的父母。余下一部分钱，除了日常生活开销，主要用来购买笔墨纸砚，可以进行不间断的绘画练习。

尽管仇英的练习也还顺畅，并且可以讲是小有长进，但他终究还是认识到，自己的绘画还断然没有入港，既没有像模像样地拜一个先生当老师，也没有以一宗门派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，更不消说自己的特色、特长了。所以，仇英一边继续练习绘画，一边在寻找拜师的机会。他坚信苏州城里有那么多的书画大师，总有机会能寻觅到满意的先生的。

至于做漆匠挣钱谋生，仇英感到自己的手艺足以独立营生，不必依附他人。他

想象着可以在桃花坞附近租借一户街面房，挂出仇记漆铺的牌号，自谋生意。由于有了自己的住所，生活起居、练习绘画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固定场所，自然会舒畅、自由许多。如果再请太仓的母亲来苏州操持家务，自己的生活能得到照顾，也不必过分操心母亲的桩桩件件了。

仔细考虑后，仇英决定付诸实践，说干就干。经过仇英的努力，一切都如仇英原先思考的那样得到了落实。特别是仇母来到苏州后，见到儿子已长大成人，办事又那么果断利索，欣喜万分，其实，老人家哪一天不是在惦念着自己的儿子，巴不得早些来到苏州城，可以照护好自己的宝贝儿子？

唯一让仇英没有想到的是，仇记漆铺开张后，生意竟然意想不到地好。因为原先让仇英做过活计的人家知道，这个姓仇的小伙子干活地道，手艺好，又不多收人家的钱，都对他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如今，仇英自己开铺了，大家自然都乐意请他来干活。仇英为别人干活，不计劳累不计工夫，价钱合理，请他的人越来越多。所以，开店短短两个月间，仇英几乎天天都忙着干漆匠活，不得一点儿空闲。练画，自然只得放在晚上，有时甚至画到半夜三更也停不了画笔。

凭着年轻、体健，仇英既当漆匠，又做画家。累是累些，却很充实、愉快。不过，也有仇英意想不到的特别收获。就是有时会到一些收藏家、书画家的家里做漆工。仇英知道，这些收藏家、书画家家中都收藏一些古代书画作品，起码也收藏些当代书画家的作品。仇英就毫不迟疑地提出：只要肯将收藏作品拿出来让自己观看欣赏，干活所需的工钱可以免收。

对于这个交换条件，不少人自然接受，并好奇地望着这位年轻的漆匠，他们不相信眼前这位贫穷的漆工居然还是一位画家。每当漆工活儿结束，收藏家、书画家取出一两幅作品，仇英竟如饥似渴地欣赏起来。他常常会不厌其烦地问这问那，然后取出笔墨记这记那，包括图画中点、线、色泽、构图的特点都不放过。回到家里，再逐条整理，反复练习。

一来二去，仇英与一批收藏家、书画家结下了友谊。仇英为他们做漆匠活分外卖力，那些收藏家、书画家自然为仇英绘画也提供更多方便。有的收藏家见仇英绘画也很有特色，便有意收藏他的画品。

第二章 结识文先生

一

漆匠活儿稍有空闲，仇英照旧会在阊门城门口盘腿坐下，写生画图，练习描摹人生百态，也会到书画店去看画、临摹，与店老板叙谈市民们对书画作品的需求。每次，仇英都会有所收获，满意而归。

六月的一天中午，在阊门城门下已经盘腿许久的仇英，依然在阳光下聚精会神地绘画。额头上的汗珠止不住地滚落下来，仇英用随身所带干布擦拭一把，接着继续绘画，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艺术海洋之中。

这一情景，刚好被从唐伯虎家出来的文徵明看到了。文徵明先是漫不经心地观看，见一位青年在街头绘画，很是好奇，因为这样的场景在街头少见，情不自禁地暗自点头表示赞许。接着，文徵明停住脚步，很感兴趣地注视着仇英绘画。再一想，像这样爱好绘画的青年人在苏州不少，但能这样放下架子苦学苦练的人实在太少。他叹了口气，便又迈开步子朝阊门外走去。

也许真是有缘分，约莫过了一个时辰，文徵明到书画店看画，发现刚才在城门口画街画的青年人也在那里，与店老板谈笑风生。

店老板见大画家文徵明来了，连忙出店相迎，还主动将仇英介绍给文徵明。

仇英见到眼前站着的是大画家文徵明，激动万分，连忙双手作揖道：“文老师好！文老师好！”

文徵明忙将仇英扶起，在店老板引导下来到店堂后厅，亲热攀谈起来。文徵

明这才得知仇英的身世、喜好，很想看看仇英的既成作品。店老板忙将自己收藏的仇英的作品取出，一一摊展于桌面，让文徵明观赏。

文徵明仔细观赏起来，一边观看一边不由自主地暗暗点头，觉得仇英这个小青年，画技虽然并不高超，但在他那稚拙的笔触中，却有一股纯朴的气韵在流动，暗藏着锐气。特别是他的人物画，线条生动有力，意气奔放，变化自如，只要稍加点拨，必能崭露头角。

文徵明比仇英大三十多岁，自然算得上是仇英的长辈了，可是自己像仇英这般年纪时，绘画水准比仇英差多了，这真是后生可畏，深信仇英前景不可估量。

文徵明有意提携仇英，便问仇英有何打算。仇英将自己眼下的处境、想法一一如实告诉给文徵明。文徵明觉得，眼前这个小青年不错，最大的硬伤在于文化程度太低，绘画方面又缺乏基本的训练，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仇英的成长和发展，而自己在这两个方面，完全可以帮助仇英克服困难。如仇英能将提高文化与进行绘画基本训练这两者结合起来，定可取得长足进步。

文徵明爱才心切，便问：“仇英，你乐意跟我学点什么吗？”

仇英听到文徵明这一问，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。能够找一位像文徵明这样的大先生作师傅，向他学习，早就是仇英梦寐以求的愿望，而这一愿望，对于像自己这样穷苦的小漆匠来说，简直就是梦想，只能在梦中想想而已，决不可能实现。如今，这一梦想居然突然实现了，仇英怎能不欣喜若狂呢！

仇英连忙双膝跪下，朝文徵明连叩三个响头，恳切地说：“大先生，能有缘相识您，是我的福德，我定然拼尽全力好好学习，决不辜负大先生一番好意！”

“好，好，这样便好！”文徵明应着，又起身将仇英扶起。

文徵明接着又说：“我家就住文衙弄，离这里不远，你随时可来找我。”

仇英连连点头。

二

自从认识文徵明后，仇英便成了文家的常客。

教仇英认字习书的任务，落到了文彭身上。文彭为文徵明长子，大仇英几岁，

字寿承，号三桥，别号渔阳子。王世贞《三吴楷法跋》中称文彭“少承亭学，善真行草书，尤工草隶，咄咄逼其父”。文彭很高兴结识仇英，教仇英认字习书十分卖力。仇英也学得认真，十分羡慕文彭的一手好字，称文彭为“大哥哥”。

文彭的弟弟文嘉，负责教仇英习画基本训练。文嘉，小仇英几岁，字休承，号文水，与其兄文彭相比，除鉴古之外，主要擅长书法绘画。王世贞在《吴中往哲像赞》中称：“其书不能如兄，而画得待诏一体。”至于鉴古成就，便集中体现在《钤山堂书画记》中了。文嘉在性格上比文彭更乐观，年龄大致与仇英相仿，所以，文嘉与仇英关系更加融洽，仇英虽比文嘉大几岁，但仍尊称文嘉为“小哥哥”。

文徵明也常常为仇英的成长操心，有时会亲自挑选一些家藏的宋、元名作让仇英学习、描摹。谁知仇英虽文化程度不高，但模仿动手能力极强，无论如何繁复多变的线条、画境，他都能很好地仿照出来。这使文徵明感到惊讶，又充满好奇。文徵明不得不承认，仇英身上潜藏着绘画的天赋。有时，文徵明也会手把手地教授仇英如何画线条，如何构图，又如何敷色等，仇英总是耐心领悟，仔细观察，不断询问，所以能很快感悟文先生的要求。这使文先生非常满意。

在文府，仇英尽情地沐浴在温馨、慈爱的学习氛围中。这是仇英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的舒适生活与学习环境。文府父子与自己素不相识，又毫无亲戚关系，却如待亲人般地对待自己，足见文氏父子人品好、心地善良，如此有大学问的大书画家，却丝毫不见半点骄蛮之气。每想到此，仇英常常会感激得热泪盈眶。他想，除了要好好学习文化，学好书画，以对得起文氏父子外，也得为文府做点什么。当他见到偌大的文府，许多房屋楼阁、走廊的梁柱、门窗框间都已陈旧不堪，便决定以自己的手艺，将房屋漆洗一遍。

于是，说干就干，仇英一会儿精细地调配颜料，一会儿快速地爬上梁柱，一会儿娴熟地涂抹漆料，把文彭、文嘉看得简直惊呆了！他们不得不佩服仇英的动手能力，可谓巧夺天工。如此功夫下到绘画上，怎能不创造奇迹？他们更敬佩仇英的调料功夫，几种母料，竟然能调配出十几种、几十种色泽。这样的功夫用到绘画上，还有几人能与之相匹敌……

短短几天工夫，仇英以他的匠心，将文府东南西北修葺一新。该亮的地方金碧辉煌，该暗的地方古风暗流，明暗交汇处各吐贵气。连很少夸赞别人的文徵明也